

<div>邓湘子长篇小说《蓼花鼎罐》：</div> <div>难能可贵的坚守</div> <div>□张品成</div> <div></div> <div>在几年前成都召开的一个叫“市场化进程中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”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论坛上,我谈到了一个观点,即现在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态不是太好,而是“十分糟糕”。我是针对创作一方来说的。现实的情形是,当下儿童文学的出版确实很繁荣,稍有点名气的作家几无“废稿”,尤其是名家的作品,即便是很一般,也经由媒体炒作,书商包装,成为“经典”。要提醒的是,没有废稿子不是好现象,创作生态如此“繁荣”的背后,其实暗藏危机,可以拿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创作来个对比,那时候,作家写出的稿件要经过责编、总编的层层筛选才能出版。所以当时基本都是精品,开卷就能有益。现在不是这样了,鱼龙混杂,非常多的垃圾。我记得那次会上我有个呼吁:我们需要警惕,需要清醒,这对创作生命是生死攸关的,非常重要。</div> <div>也是在这次论坛上,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同样谈到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问题,指出:当下的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,他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校园。正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局限,文学更应该承担起开拓他们视野的功能。遗憾的是以天空、海洋、高山、河流、田野、工厂等校园之外的环境为背景的儿童文学,我们的作家少有涉猎,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了。所以张之路认为,市场催生的儿童文学写作热潮,导致对市场畅销作品的狂热追逐和跟风,儿童文学首先失落的,是广阔的视野。</div> <div>然而应该高兴的是,即使题材和写法不合大潮,非主流,边缘化,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宗旨的作家虽是凤毛麟角,但依然存在。</div> <div>湖南儿童文学作家邓湘子就是其中之一。邓湘子奉献给青少年读者的新作为《蓼花鼎罐》。</div> <div>我很喜欢这书名,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书名。</div> <div>《蓼花鼎罐》中的鼎罐是一种特殊的器皿,其实是一种乡间厨具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方农村还常见着,60年代随父母下放赣南山村时,家家都有这种鼎罐。山里人家烧柴,用的是土灶,一口大锅,边上就嵌有一只或者两只鼎罐。大锅做饭炒菜,其余火就烘热了鼎罐里的米汤或者稀粥,当然,大多数都用来温水,寒冬腊月,鼎罐里的水永远那么温热。鼎罐也可以单独用来烩饭煮菜,冬天,放在烟焰腾起的火塘上,边烤火边煮食,再一边听老人讲古老的传说故事,是很有乡间情趣的一种生活。</div> <div>湘西南的鼎罐是不是也洋溢着这种乡间情趣,充满乡韵萦绕的风土人情?那是肯定的。但邓湘子着笔并不在这方面,对这一切没有浓墨重彩,《蓼花鼎罐》也不是写一只鼎罐的传说,小说并没有用鼎罐作主要线索。那是一根隐喻暗线,那是若隐若现的作品的魂。正是这根暗线,使作品和蓼花鼎罐时时联系着。</div> <div>小说的主线是一个叫端午的男孩,他和他</div> <div>的姑父收留了一个因战乱而流浪的少年。端午</div>	<div>及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,异常真实。</div> <div>邓湘子生长在湘西南,不知道是不是他与沈从文当年生活的背景及文化有相通之处,邓湘子的小说风格很具沈从文的韵味。这是我很欣赏的,小说不重情节,节奏平缓,娓娓道来,以乡土民情、地域文化渗透字里行间。尤其语言非常讲究,有评论家谈到沈从文的语言:</div> <div>“沈从文崇尚一种恬淡、含蓄的语言美,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的美学追求。他倾向于表现淳朴、健康、自然、优美的人性,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自然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。”“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,质朴而又含蓄,采用抽象抒情的方式,用富有意味的诗化、散文化叙述形态,融写实、象征于一体,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,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。沈从文的小说则以读者为本位,用质朴的语言召唤读者对朴实自然的美的向往与认同。”</div> <div>我觉得这些用来评说邓湘子《蓼花鼎罐》的语言也不为过。邓湘子的语言有些拙朴,可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恰恰是不用技巧,最好的语言修辞也就是没有矫饰的平实质朴的语言。古人所说“大巧若拙”,是也。</div> <div>我还想说说这部小说的情节。从邓湘子对素材的把握来看,他完全可以像一些作家“时髦”的做法那样,把情节写得错综复杂,把故事写得曲折离奇,但邓湘子没有这么做,我想他是有意为之的。他的勇气和坚守的精神我是很欣赏的,不盲从,很清醒,不被“繁荣热潮”所裹挟而丢弃本性。我很喜欢这种小说,它有些另类,可它却带我走进了异乎寻常的境地,给我以独特的体验,和作者及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一起“经历”。我想,我们的少年读者一定也会喜欢这种“另类”。好的儿童文学不是给读者一大堆故事,满足阅读的好奇,而是给读者创作出诸多意境,提供幻想的更大空间,使其有纯美的享受。</div> <div>现在讲究情节的读物太多了,其实我们的儿童文学需要更多耐人寻味、经得起咀嚼,并且能让少年读者和作家交流的作品。其实小说最主要的目的不过是达到作者和读者的良好交流,也就是作者与读者对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。韦恩·布斯说,一个优秀的小说家,是一个“向我们讲话,想让我们去阅读,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”。我想,邓湘子在写《蓼花鼎罐》时,是尝试着并且为之努力去做的。</div>	<div>■新书快递</div> <div></div> <div>《许愿树巷的叶子》 张国龙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</div> <div></div> <div>《东湾村的小伙伴们》 有令峻 著 天地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</div> <div></div> <div>《捕蚊能手小蝙蝠》 (阿根廷)维罗尼卡·波德斯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</div> <div></div> <div>《我学反义词》 (比利时)卡梅尔公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</div> <div>16岁的袁佳和惟一的亲人妈妈生活在C城北的许愿巷——环境混乱但房租低廉的“贫民窟”。妈妈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,非常讨厌自己的工作,时常心情不好。另外,妈妈还经常搬家,每次搬家前都有一个相同的线索:家门口出现玫瑰花和芒果刺。</div> <div>这一夜,刚刚领完工资的妈妈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劫匪,为护住自己的辛苦钱,妈妈反抗歹徒,被刺成重伤,住进医院生死未卜。此时,一个陌生的男人闯入袁佳的生活,他自称是袁佳的爸爸……</div> <div>这是一部描写少年儿童成长的长篇小说。1958年春,7岁的男孩山子跟随在济南西南方一个县的邮电局工作的父母,来到本县东湾公社客居,在东湾小学上学。一个县城里来的孩子,很快就融入了当地山村的孩子们之中。作品通过男孩山子一双天真稚气的眼睛,展现了北方山村美丽的自然景色,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,塑造了山子、大虎、小秀、小桂、大泉等一批生动鲜活、个性鲜明的儿童形象,描写了孩子们之间纯真美好的友谊,以及孩子们和老师、乡亲们之间的美好感情。</div> <div>一只名叫罗斯蒂的小蝙蝠昼伏夜出,飞行本领高。有一天,小男孩皮特请罗斯蒂帮忙,原来学校里的蚊子太多、太恼人了。对蚊子的抓捕行动即将开始,罗斯蒂有啥妙招?</div> <div>小朋友们对蝙蝠的认识可能很少,有的可能害怕蝙蝠的形象。这本书里的小蝙蝠却很可爱,不但飞行本领高,而且善于捕捉蚊虫。这本书介绍小蝙蝠的生活习性和捕捉蚊虫的益处,有助于儿童认识自然,并在潜移默化中构建积极、健康的人格。</div> <div>该书色彩鲜亮,丛林小动物、小男孩泰山、小巫师等卡通形象活泼有趣,以生动的形式向儿童展现了大小、多少、长短、干湿、高低等一系列反义词的含义,并融合认知、连线、填色、找异同、走迷宫等趣味练习,让儿童在快乐的阅读中直观地理解什么是反义词,并运用到生活、学习中。生动的卡通形象,有趣的游戏式练习,既可以提高孩子阅读的兴趣,又可以培养孩子对日常生活的认识水平。</div>
--	--	--